

切瓜的角度

劇情大綱

發生在除夕夜圍爐前的下午，一個位於台南傳統大家庭中的客廳。藉由阿公、阿嬤、兒子薛謙毅、媳婦林陌禾，以及孫女薛海因的談話，勾勒出三代人的思想代溝和情感矛盾。在日常之中充滿小摩擦，無論是出自於愛、或是倫理上的情非得已，都因為血脈而緊緊交織。

主角薛海因實際上是薛謙雄（海因的大伯）寄養在其弟弟薛謙毅家的女兒，不久前才意外得知自己的身世，即使家人們嘴上不言，但隱隱之中也造成相處上的戒心和尷尬。造成這個表面上平凡，暗地裡波濤洶湧家庭紛擾的原因，是薛謙雄之子小楷。

絲瓜，是連結整個家庭的核心，也是屬於這個家庭代代相傳的信念，但三個世代的人，思考生活的角度已然不同。隨著家人們互相接露對方過去的傷疤，年年累積下來的怨恨和憤懣逐漸浮上檯面，最終隨著被切開的保種絲瓜，引爆了家庭中最不可告人的醜聞。

《詩經·大雅·綿》：「綿綿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」

人物

薛海因 22 歲，薛謙雄（薛海因的大伯）寄養在薛謙毅家的女兒，大四的學生。

薛謙毅 57 歲，薛海因的養父（也是叔叔），林陌禾的先生。

林陌禾 54 歲，薛海因的養母（也是孀孀），薛謙毅的太太，職業是律師。

阿公 82 歲，薛謙毅的父親。

阿嬤 78 歲，薛謙毅的母親。

楔子

場景：海因家客廳

(白紗降下，將上舞台遮住，白紗前右下舞台處有一張小方桌，兩張椅子，方桌上鋪了典雅的桌巾，上面擺了一盆花。燈亮，謙毅和陌禾對坐在桌子的兩側，謙毅坐在椅子上看報紙，陌禾正在削水果。)

陌禾：大嫂他們幾點到？

謙毅：不知道。

陌禾：媽從前幾天就忙進忙出，一天跑好幾趟市場。

謙毅：她半年前就已經把兩隻大白鯧凍在冷凍庫裡了。

陌禾：一整年就盼著這天。

謙毅：準備一下，差不多要去隔壁幫媽了。

(陌禾抬頭看向謙毅，不發一語)

謙毅：你不要讓我為難好不好。

陌禾：今年不一樣了。

謙毅：哪裡不一樣。

(停頓)

一年就這一次，好嗎？

陌禾：一年一次的是大嫂。躲的最遠，享受最多，你媽每天伸著脖子等呀等，等他們一年回來作幾次秀。

謙毅：小楷到上小學前都是媽帶大的。

陌禾：海因是我們帶大的。

謙毅：媽也很疼海因啊。

陌禾：也不想海因是誰的孩子。

(沉默)

謙毅：陌禾，海因是我們的孩子。

陌禾：是或不是，有什麼區別？

謙毅：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沒有人意料到會這樣。

陌禾：是我就不會那麼不小心。

謙毅：那天媽臨時住院，海因回去幫忙拿換洗衣服，哪裡知道在抽屜裡會翻到領養證明。

陌禾：有些錯誤一次都不能犯。

謙毅：媽不是故意的，這是意外，怎麼知道會這麼湊巧。

陌禾：你也看到海因那天的表情。

謙毅：但說不定，這樣才是比較好的安排，她其實有權利知道真相。

陌禾：那我的權利呢？

謙毅：陌禾，我們都是一家人啊，流著一樣的血，都是薛家的人嘛，又是親兄弟。

陌禾：當然不是。你覺得沒關係是因為那是你們家的血，但是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謙毅：我們都結婚幾年了，怎麼沒有關係。

陌禾：但我還是不姓薛啊。

謙毅：你不要在這種時候跟我提女權。

陌禾：我覺得我是這個家唯一的外人。

謙毅：你怎麼會是外人。

陌禾：以前還有海因。

謙毅：從前的海因跟現在的海因都是我們的孩子，沒有改變呀！你到底在糾結什麼？

陌禾：我這幾天總是睡不著，想著流掉的那些孩子.....

(停頓)

我好痛苦，為什麼，為什麼就是沒有辦法平平安安地生下一個孩子呢，一個真正流著我們兩個血的孩子呢。

(謙毅走向陌禾，摟住她)

謙毅：我也想啊，但人生，總是充滿悖論。

(停頓)

還好，我們還有海因。

陌禾：我不喜歡海因是他們的孩子。

謙毅：但海因也是我們的孩子，對嗎？

陌禾：如果海因是領養的，來自一個真正的陌生家庭，事情會不會簡單一點？

謙毅：別想了，爸媽不會接受的，他們那麼傳統，現在好歹還是真正的一家人。

(長沉默)

陌禾：這幾年，我偶爾會突然在她身上看見一些影子一閃而過，一些長年以來我極度厭惡的東西。但理智上我知道這不是她，而是我會不小心把那些東西投射在她身上，我覺得好可怕，我明明那麼那麼愛她……我以前完全相信海因就是我的孩子，但她真知道真相之後，我覺得她離我好遠。

謙毅：不會的，陌禾，你想太多了。海因不會這樣的，她很感恩知足，就算知道了什麼也不會有改變的，我有信心。

陌禾：你也看到那天她有多震驚。

謙毅：是誰都會震驚。如果有一天我爸媽跟我說我不是他們親生的，我一時也會很難接受。

陌禾：她甩了門就走，直接回台北，後來一個月都沒跟我們聯絡。

謙毅：給她一點時間吧。她冷靜了一下，現在好多了啊！

陌禾：我怕她恨我們一輩子。

謙毅：你想太多了。往好處想，她反應會這麼大，也是因為太震驚了，因為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。

陌禾：我們的確是從沒打算讓她知道。

謙毅：再給她一點時間吧，一定會沒事的。

陌禾：她一向不喜歡你哥和你嫂子。

謙毅：小楷優秀是事實啊，台大醫科，又是同輩的，難免被比較。

陌禾：小因不喜歡他們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慰藉，甚至有點得意。

謙毅：陌禾。

陌禾：我說真的。雖然，理智告訴我這種想法挺卑鄙的，不過這至少讓我感覺自己不是這個家唯一的反派。

(停頓)

而且，再說，小楷也不是真的那麼優秀。

謙毅：陌禾。

(謙毅一改語氣，突然變得很嚴肅。)

陌禾：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。

謙毅：你知道這個是禁忌。

陌禾：說不定我知道的比你還多。

謙毅：小楷現在有論及婚嫁的女朋友了。

陌禾：所以呢？

謙毅：所以這種事，不要再提了。

陌禾：也是，讀台大醫科的長孫，少年時期怎麼會有性侵的前科呢。

謙毅：陌禾。

陌禾：你爸到現在還以為你大哥跟他借的三百多萬是去投資土地嗎？

謙毅：能和解已經很幸運了，不然讓小楷被抓去關嗎？

陌禾：犯罪就應該得到審判。

謙毅：陌禾，你現在不是事務所的王牌律師，你是小楷的孀孀。

陌禾：我只是在呈述事實。

謙毅：他那時候也才高中，還小。

陌禾：也沒那麼小，再說了，青少年犯罪的前科成年之後是會保密的。

謙毅：我大哥當然是不希望走到司法程序，才請你幫忙找同事的。

陌禾：你知道其實在這件事爆發之前，你大哥還來找過我兩次。

謙毅：一樣的事情嗎？

陌禾：嗯。

(沉默)

謙毅：他現在還有在治療嗎？

陌禾：這種事我怎麼好意思問。

謙毅：不過應該沒事了吧，不是說跟這個女孩子已經交往三年多了？我爸整天吵著要抱曾孫。

陌禾：海因應該不知道吧？

謙毅：當然不能讓她知道。

陌禾：為什麼？

謙毅：你開什麼玩笑？這樣讓小楷在她面前怎麼抬得起頭。

陌禾：這樣不是挺好的？

謙毅：哪裡好？

陌禾：海因這麼多年來都被比下去，讓她知道，這位小楷哥哥其實是性成癮患者。

謙毅：你別開玩笑了行不行。

(沉默)

你到底為什麼這麼討厭他們。

(陌禾看向謙毅)

陌禾：我又不是針對小楷。

謙毅：對，你針對他們一家人。

陌禾：你摸著你的良心，薛聖人。來，你告訴我，難道你一次都沒有懷疑為什麼爸媽這麼不公平？

謙毅：世界上太多事情是我沒有辦法改變的，我選擇接受。

陌禾：我帶媽買菜，帶爸看病換藥，半夜打電話來說水龍頭壞了，你抓著工具箱就衝去修。他們呢，他們做了什麼？但我們得到什麼，他們得到什麼？

謙毅：孝順父母是本分，我們剛好就住隔壁，照顧的多是理所當然。

陌禾：那你大哥真是「剛好」不住在隔壁呢。

謙毅：他的工作在台北。

陌禾：更正一下，是他曾經的工作在台北。

謙毅：能不能不要用這麼挖苦的語氣。一家人，我們是一家人。

陌禾：對呀，失業了一樣吃香喝辣，送小楷去讀私立高中，去歐洲遊學，回來啃你老爸老媽，還那麼囂張跋扈，真是和樂融融的一家人。

謙毅：那是他們的錢，要怎麼用我管不著。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工作，花的每一分錢都是我自己賺的，這樣很好，很踏實。

(沉默)

陌禾：真心寒。

謙毅：她是我媽。

陌禾：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。

謙毅：大過年的，不說這個，行不行？

陌禾：不行！就是過年才要說這個！來啊！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，除夕大團圓，一家人嘛！有什麼事不能攤開來講？

(停頓)

謙毅：陌禾。

陌禾：她討厭我有在分過年不過年嗎？

謙毅：媽沒有這樣。她其實對你也不壞，她常常在小姨面前誇獎你能幹，說你貼心。

陌禾：她眼神裡透露出的責備，好像因為海因寄養在我們家，所以才沒能像寶貝小楷一樣優秀。是我們糟蹋了你大哥的種。

謙毅：媽不會這樣的，你別想太多。

陌禾：我從來就想跟他們和平共處。

(沉默)

謙毅：好啦，能不能先不要說這些，過年嘛。

(長沉默)

陌禾：走吧，出門了。我去幫媽弄年夜菜，你去陪陪爸。

謙毅：謝謝你。

陌禾：一家人，謝什麼。

(燈光漸暗，換景，白紗升起。)

戲文

場景：阿嬤家

(燈亮，場景在一個中式的傳統客廳，客廳的正中央擺放一套三座式的藤製沙發，圍著一個老式的木頭茶几，右上舞台的一角是樓梯，樓梯前方有一個五斗櫃。左舞台的方向是廚房，但廚房並不會出現在舞台上，演員進廚房即是下場。)

陌禾：媽！我們來了。

阿公：你媽還在樓上，你先去廚房，他應該一下就來了。

(陌禾將外套和包包放在客廳的藤椅上，和阿公點頭打招呼，就走進廚房，下場。)

阿公：怎麼這麼早來。

謙毅：陌禾來幫媽準備。哥他們幾點到？

阿公：昨天打電話說下午出發，小楷早上還有很多病人要看。

謙毅：那準備要塞車塞好幾個小時了。

阿公：小楷真的很不錯，你哥說他現在是那個什麼主任醫生，還是主治醫生？

謙毅：他才剛畢業兩年當什麼主治。

阿公：我沒有亂講！

謙毅：上次聽你跟媽說二姨他們家兒子考上台大電機，結果搞了半天，根本就不是。

阿公：機電跟電機不是都一樣？

謙毅：機電是機械，電機是電。

阿公：我聽起來都一樣。

謙毅：而且根本也不是台大，你們就會道聽塗說。

阿公：我哪知道。

謙毅：所以才叫你不要亂講，會被人家笑。你們喔，就是每天閒閒沒事做，又.....

阿公：（打斷）這是文雄親口跟我說的！小楷現在是醫院紅牌醫生！大家都指定要給他看，聽說那時候豬哥亮拍戲拍到一半送急診，就是小楷幫他治療的耶！現在病人要看他還得排隊！不然你說，怎麼今天除夕夜還要看病。

謙毅：那是輪班，大醫院都要輪班。

阿公：我不跟你辯了，不信你等一下自己問他！

（陌禾從廚房出來）

陌禾：爸！這個剛炸好的紅豆年糕，趁熱先吃一點。

謙毅：還好嗎？

陌禾：晚上準備吃滿漢全席囉。我們真應該幫媽報名廚藝節目，真正的高手在民間，我看電視上那些大廚煮得都沒有媽好。

謙毅：有絲瓜？

陌禾：哪一年沒有。我剛才洗好，媽摘下來放在廚房裡了，今年的長得特別好，又大又長！

謙毅：金沙炒絲瓜？還是絲瓜沙白？媽去年弄得那個絲瓜盅好好吃，豬腳跟櫻花蝦切碎放在絲瓜上面用蒸籠蒸，絲瓜吸飽滿滿的肉汁，清甜又不膩，哇……

陌禾：你去跟媽說啊，我只是小工，沒有開菜單的權力。

謙毅：現在年紀大了，過年那些大魚大肉對身體負擔太重了，還是絲瓜好。

陌禾：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爸他們的絲瓜在冬天可以長得這麼好，絲瓜的產季明明在夏天啊。

謙毅：我還真不知道耶，可以問問爸有什麼秘方。你記不記得海因小學的時候，有一次遇到冬颱，我們原本很擔心那年過年沒絲瓜吃了，結果竟然完全沒事，照樣開花結果。

阿公：哪有什麼秘方？就該澆水的時候澆水，該施肥的時候施肥。

（阿嬤從樓梯走下來）

謙毅：媽，小心小心，走慢一點。

阿嬤：沒事啦，大驚小怪，我每天都這樣來來回回不知道走幾趟。

謙毅：怕你急，等一下又摔倒，又要送醫院多麻煩。

陌禾：（提高音量）媽，我們剛剛才在說你手藝超好，切菜炒菜都像藝術品，我看了十幾年了，還是學都學不來。

阿公：他們說要給你報名參加電視節目，我就說都是醜老太婆了，上什麼電視，嚇死人！

陌禾：爸！媽七十幾歲了，已經保養得很好了。

阿公：唉呦，你都不知道，她臉上的皺紋都不知道可以夾死多少蚊子。

阿嬤：你開什麼玩笑！我以前可是城裡的小姐！跟了你這個沒出息的討海人，你還嫌！

謙毅：媽！爸開玩笑的啦！

阿嬤：他昨天還在跟我說，人家潘迎紫快七十了還那麼美，要我多學學。笑死人，你以為潘迎紫會幫你做飯嗎？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樣子，老番顛。

阿公：欸！如果潘迎紫當我老婆，我惜命命都來不及了，怎麼捨得讓她做飯？

謙毅：我看你們每天這樣鬥嘴也挺好的，真年輕。

阿嬤：我皺紋都是給他氣出來的啦！還年輕咧。

(阿公倒茶)

阿公：好啦好啦，來，坐，喝茶降火氣。

阿嬤：沒有像你這麼好的命啦，整天喝茶聊天就好。

(阿嬤進廚房，陌禾跟著阿嬤後面進廚房。)

阿公：來。

(阿公倒了一杯茶給謙毅)

謙毅：這個我喝不習慣。

阿公：這個茶葉放五年了，外面一斤賣好幾千。

謙毅：普洱茶這種發霉的味道我不行。

阿公：你傻啊！熟茶就是要喝這個。

謙毅：普洱茶就是發霉的茶啊。

阿公：什麼發霉！是發酵！你爸我這輩子喝過的茶比你喝過的水還多！這是乾隆喝的茶！

你知不知道啊，傻！現在我們能有普洱茶可以喝，是因為當年茶商從昆明到北京要走三四個月，中間歷經風吹日曬雨淋，有一年歲貢送到的時候，發現茶餅已經變質了，茶商嚇得要死，以為準備全家被抓去殺掉，沒想到乾隆皇帝很喜歡，重重的賞賜了茶商。你看看我們有多好運，還在那邊嫌！

(停頓，喝一口茶)

人生也是這樣，很多時候，老天爺都算好好的，有的人跌到谷底，結果突然發現通往別的地方的捷徑；有的人，事業成功、家庭美滿，好像什麼都有了，但突然生病一下子就走了。人啊，根本就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。

謙毅：每個人有自己的偏好，皇帝喜歡又不代表我必須要喜歡，我就喜歡喝生茶。

阿公：唉，從小就這樣，都五十幾歲的人了，還這麼固執，想想你因為這個拗脾氣吃了多少虧。

謙毅：哪有。

阿公：你喔，就是個性太強硬，明明心地善良，嘴巴卻那麼壞。多學學你大哥，做人多圓滑。

(長沉默，謙毅打開電視遙控器，新聞播報的聲音。)

謙毅：現在什麼都漲，就薪水沒有漲，海因他們現在真的也很可憐，22K 怎麼活。

阿公：你哥說小楷現在一個月就有十萬元。

(沉默)

謙毅：小楷的女朋友你們看過了嗎？

阿公：還沒，一直跟他說趕快帶回來給我們看看，他都說還早還早。

謙毅：不是交往三年多了？

阿公：我就搞不懂現在年輕人在想什麼。

謙毅：他們現在也不容易。

阿公：能自己談戀愛還有什麼好不容易的？我跟你媽這樣還不是一輩子好好的。

謙毅：結婚要負的責任太重了。

阿公：男人早點成家，才能開始好好衝刺事業。

謙毅：聽說也是醫生？

阿公：聽你大嫂說，聰明漂亮又體貼。

謙毅：不過如果兩個人都是醫生，應該也很辛苦。

阿公：哪裡辛苦。

謙毅：讀書讀得好的女生，一定不願意在家相夫教子。

阿公：先結婚，孩子生一生再回去工作啊。

謙毅：那你就懂了，孩子誰顧。

阿公：帶回來我們顧啊！

謙毅：你跟媽都幾歲了，太辛苦了。

阿公：有什麼關係，我現在每天也閒閒，有曾孫抱多好。

謙毅：還有啊，能念到醫科的女生，好勝心一定很強，她怎麼甘願她在家空白三年。到時候小楷都當主治了，她才重新起步。

阿公：生孩子本來就是女生的工作。

謙毅：話也不是這樣說，我聽我很多同事都有遇到這種問題，所以現在還真的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。

阿公：就是太自私。

謙毅：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困境。

阿公：現在的人喔，越來越不會為家裡設想，我們以前哪有這樣。

謙毅：以前農業社會啊。

阿公：對啦，現在的人就每天跟機器講話就好，我看很快啦，地球就會被那個機器人取代啦。

謙毅：你從哪裡亂看來這些。

阿公：我昨天才看 55 台的全球新視野特輯，在介紹 AI 欸，很多美國電影都有演。那些機器人駒，每個長的都好恐怖，都不受控制。

謙毅：AI 就是人工智慧。

阿公：我知道啊，昨天電視有講，靠這個 AI 可以取代現在百分之五十的工作。所以我看啦，很快，不用一百年機器人就可以當總統了。

謙毅：不可能。

阿公：怎麼不可能！

謙毅：人工智慧其實就是電腦，他們不會自己思考。說穿了，他們的智慧就是我們這些工程師寫的程式。

阿公：你怎麼知道不會失控。你看，我這裡給巷口那隻小黃狗咬。

(阿公捲起袖子)

你看看，每天餵他給他飯吃，平常都好好的，還會撒嬌搖尾巴。那天我拿剩的骨頭給他，不知道發甚麼瘋，竟然狠狠咬我一口！

謙毅：天啊，爸你有沒有去醫院打破傷風。

阿公：沒事啦！所以你看，連狗都這樣，你怎麼知道機器人哪一天不會反咬你一口。

謙毅：因為絕對不可能。

阿公：那些電腦什麼的我是不懂啦，不過阿謙，爸跟你說，有些東西是不管怎麼樣都不會改變的。

(謙毅還在研究阿公手上的傷口)

阿公：人跟人的關係，絕對不可以被取代。

謙毅：爸，我看你這個傷口很深，你以前有沒有打過破傷風的針？

阿公：聽到沒有！阿謙，人跟人的相處，是不會被取代的。

謙毅：你這個幾天了？

阿公：昨天吃完晚餐啦。我就隨便拿那個蘇打面力給他抹一抹。

謙毅：蛤？

阿公：就什麼都能擦的那個，蓋子上印一個女生那個。

謙毅：面速力達母那個不行啦！你沒有用碘液消毒喔！

阿公：這你大嫂給我的，她說這個什麼都可以擦。

謙毅：那是說一般的小擦傷或被蚊子咬，你這種傷口不行！

阿公：不然我櫃子裡還有一罐萬用藥膏，我去找找。

謙毅：那個也不行！

(阿公不理會謙毅，起身去櫃子裡翻找。)

謙毅：我想起來了！

阿公：怎樣。

謙毅：小的時候我蛀牙，半夜痛到睡不著，你就騙我拿這個擦一擦就好。

阿公：我哪有！

謙毅：你還幫我塗在牙齦上，說這個涼涼的一下子就不痛了。

阿公：怎麼可能，我才沒有這樣。

謙毅：害我牙齒都壞光光，現在花了好多錢植牙。

阿公：我還不是戴假牙。

謙毅：重點不是這個！

阿公：啊！找到了！ (拿出萬用藥膏)

謙毅：爸！那個不知道過期幾年了，不要亂來。

阿公：你太小看你老爸了，我以前腳底踩到釘子，隨使用繩子綁一塊絲瓜就下去魚塢工作了。

謙毅：唉，你那是命大，要是釘子生鏽，可能早就截肢了。

阿公：沒那麼嚴重啦！我現在還不是活到八十幾歲，好得不得了。

謙毅：以前我們都在魚塢旁邊大小便，那個水裡那麼多細菌。

阿公：你才知道有多辛苦。

謙毅：那隨便感染都可能引發敗血症。

阿公：以前哪有受傷休息的權利，一天不工作，就沒飯吃了。

(停頓)

謙毅：我回家拿醫藥箱來，幫你簡單處理一下。

阿公：就說不用大驚小怪啦！我去切一塊絲瓜就好敷著就好，絲瓜消毒效果很好。

謙毅：爸，現在什麼時代了，不要再相信那種偏方。

阿公：你相信科學，你老爸我不信啦，跟你說，經驗才是最可靠的。

謙毅：真的受不了你。

阿公：人類幾千年歷史，就是經驗累積的。

(謙毅深深嘆了一口氣，阿公自己輕輕地戳了一下傷口，慘叫了一聲。)

謙毅：你看！

阿公：好啦好啦，不然我等一下去給阿榮看一下，他應該在家。

(阿公拿起電話，準備撥號。)

謙毅：爸，這種看中醫沒有用，你怎麼這麼鐵齒。

阿公：不然今天除夕夜，哪裡有醫生看診。

謙毅：我現在開車帶你去掛急診，給醫生處理一下，你這傷口都腫起來了。

阿公：沒有那麼嚴重啦。

謙毅：啊！慘了，我忘記要接海因了。

阿公：現在？

謙毅：三點零五分到。

阿公：搭火車？

謙毅：對，要去火車站。怎麼辦，不然我先去接她，然後回來帶你去醫院。

阿公：不用不用！等一下小楷就回來了，給他看就好。

謙毅：如果要打點滴呢，家裡又沒有那些設備。

阿公：先給小楷看一看，如果真的要去看醫生，他帶我去也比較懂啦。

(謙毅遲疑了一下)

不是說要去接海因！快去快去！不要讓她等！

(謙毅下場，阿公一人坐在客廳喝茶，不久，阿嬤從廚房出來)

阿嬤：紅包都準備好了嗎。

阿公：海因的在這。

(停頓)

阿公：小楷？

阿嬤：包啊。

(阿嬤從口袋拿出一疊鈔票，一邊數錢一邊裝進紅包)

阿公：這麼多？

阿嬤：阿雄等一下一定會包給我們。

阿公：不知道這樣到底對不對。

阿嬤：台北生活辛苦，只靠素芬一個人養家根本不夠。

阿公：這樣寵著，都快六十歲的人了。

阿嬤：有什麼辦法，孩子就是孩子。

阿公：我是說，我們應該要教他抓魚，不是給他魚吃。

阿嬤：那十幾年前工廠剛搬去大陸的時候就應該這樣，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。

阿公：但小楷也開始工作了。

(阿嬤沉默，再重新數了一次鈔票。)

阿公：這樣公平嗎？

阿嬤：阿謙本來能力就比較好。

阿公：阿雄不是說台北那個房子都更，現在漲到六七千萬。

阿嬤：那是他的命，當初買給他，也不知道會漲十倍。

阿公：那阿謙.....

阿嬤：阿謙把錢拿去美國讀碩士了。*(停頓)*我們很公平。

阿公：阿雄要是能念，怎麼會不讓他念。

阿嬤：所以才多照顧阿雄一點。

(阿公把三個紅包拿給阿嬤，阿嬤起身，拿著紅包下台。燈光漸變，阿公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客廳，若有所思。海因、謙毅上場)

海因：阿公！阿嬤！我回來了！

(阿公剛回過神來，停頓了一下)

阿公：你回來啦！來阿公抱一下。

(阿公走向海因，海因很抗拒的閃躲，看起來很害怕。)

海因：阿公.....我不喜歡.....

阿公：*(遲疑了一下)*好啦。*(停頓)*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

海因：學校有事情。

阿公：現在才放寒假？

海因：十六號就放了，但社團有活動所以多待了幾天。

阿公：你要好好讀書，不要都在玩，像小楷哥哥當醫生多好。

海因：阿公！

阿公：女孩子當老師也好，穩定，跟你姑姑一樣，以後嫁人喔，照顧家人也方便。

(沉默)

海因：我要去找阿嬤了。阿嬤！我回來了！

(海因走進廚房，下場。謙毅和阿公沉默地看電視，阿公開始打瞌睡。)

謙毅：爸，我看你有點累，要不要進去睡個午覺。

阿公：不用不用，今天過年。

(過了不久，阿公又開始打瞌睡。)

謙毅：爸，進去睡吧，這邊睡會著涼，現在也沒有事情要幫忙。

阿公：好吧，頭有點昏昏的，我休息一下就出來。

(阿公起身下場，海因端著剛炸好的紅豆年糕進場)

海因：阿公呢？

謙毅：去睡午覺了。

海因：阿嬤還說要我拿年糕給阿公吃。

謙毅：先放桌上吧，留一點給他就好。

海因：可是這個冷掉就不好吃了。

謙毅：你知道為什麼要吃年糕嗎？

海因：不是因為象徵步步高、步步高嗎？像吃魚就是年年有餘，然後湯圓就是團團圓圓之類的。

謙毅：以前我小時候，每年魚貨要採收的時候，整個村子的人都會來幫忙，大家會輪流到不同人家裡去，整網、收網，一家採收完就換到下一家。

海因：感覺很好玩！

謙毅：很好玩啊，除了過年，每年最期待就是這個時候了，雖然很累，但阿嬤會煮一大鍋的米粉、魚湯、跟紅豆年糕給來幫忙的大家吃，很像在開 party。

海因：哇！

謙毅：然後之後魚塢就會放水，我們就會在裡面踢足球。

海因：踢足球？那不是都爛泥巴。

謙毅：所以回家都會被吊起來打。

海因：阿嬤這麼兇？

謙毅：超級兇！她每次開罵，整條街都聽得到。

海因：完全看不出來。感覺你們小時候好多東西可以玩，真好。

謙毅：但很窮啊，大家都很窮。我小學的時候我每天都會騎腳踏車回家吃午餐。

海因：為什麼？這麼好。

謙毅：因為沒錢啊！

海因：真好，中午還可以回家。

謙毅：我中午都會一邊拿著午餐，一邊到村長家去看布袋戲。

海因：家裡沒電視喔！

謙毅：全村就那一台，還是黑白的，大家都會聚在村長家門口。

海因：那家裡什麼時候買電視的。

謙毅：國中吧，分家之後。分家之後我們家才過得比較好，因為以前阿公賺的錢都要繳上去給阿祖，然後再統一配給到各家。

海因：好像共產國家喔！

謙毅：以前大家族就是這樣。

海因：不過這樣大家的感情一定很好。

(沉默)

謙毅：那時候看布袋戲耍刀弄槍，就像你們現在看周杰倫、蔡依林這樣，是所有人的偶像。看久了就想自己試試看，所以我就偷你阿嬤菜刀去練習。

海因：天啊！這是恐怖故事嗎！

謙毅：可能喔。

海因：那我不要聽。

謙毅：我就跟我表弟兩個人，拿著家裡的菜刀……

海因：天啊！

謙毅：跑去家裡的香蕉果園，把阿公心愛的香蕉樹砍倒了。

(海因大笑)

海因：為什麼是香蕉樹？

謙毅：因為香蕉樹比較軟啊，才有成就感。

海因：後來呢？

謙毅：屁股被打到差點裂開，害我之後的一個星期在學校上課都站在最後一排。

海因：為甚麼？這又不是在學校發生的事。

謙毅：因為屁股受傷完全沒辦法坐啊。

海因：爸，這麼有趣的故事你以前怎麼都沒跟我說過。

謙毅：還有很多。

海因：我要聽。

謙毅：留著改天再說吧，這樣你才會常常回來陪我們啊。

(謙毅自然的拍了拍海因，海因迅速的閃開。)

海因：爸，你知道我不喜歡。

(沉默)

謙毅：怎麼樣，學校還好嗎？

海因：還好吧。

謙毅：最後一年當學生了，好好把握。

海因：我才想趕快離開咧。

謙毅：你喔，開始工作就知道當學生的好。

海因：唉，讀師大最大的好處，就只有過年的時候，可以理直氣壯的告訴大家，我要當老師，師大國文系（*每一個字段開來唸*），這麼明確，完全不用解釋，三秒就可以結束這種討厭的話題。

(停頓)

謙毅：你怎麼能這麼瀟灑。

海因：我想不通我的人生為什麼要跟這些無關緊要的人解釋。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。

謙毅：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這麼簡單。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真正脫離和其他人的連結，人是群居動物，有血脈、有責任、有情感。（*停頓，謙毅意識到自己不應該說這些。*）所以，期末考都考完了？

海因：嗯。

謙毅：嗯什麼！

海因：就沒什麼啊！老樣子

謙毅：甚麼叫老樣子。

海因：就不會被當掉啦。

謙毅：真負責任。

(沉默)

海因：好，那你說說看，怎樣才夠負責任。

謙毅：看看人家小楷，現在已經在醫院當醫生了，你們才差幾歲？

(沉默)

海因：是我的錯覺嗎？為什麼到了過年你總是特別敏感。

謙毅：你應該要問問自己為什麼大學都要畢業了，想法還這麼幼稚。

海因：你為什麼總是這麼不相信我？

謙毅：我哪裡不相信你。

海因：你永遠都在質疑我做的所有決定，從小到大。

謙毅：我哪一次質疑過你的決定。

海因：每一次！

謙毅：沒有這種事。

海因：你看，又來了。

謙毅：怎樣。

海因：你總是覺得只有你自己是對的，這樣怎麼溝通。

謙毅：好啊，那你說說看，我聽。

海因：我不想說了。

謙毅：哪裡每一次，舉例啊，哪年哪月哪日。

(停頓)

海因：高中的時候。

謙毅：怎麼樣。

海因：就高中啊！

謙毅：完全不知道你在說甚麼。

海因：你們發現我談戀愛，把我當犯人軟禁，沒收手機，上下課全程接送，回家之後繼續監控，趁我不在偷看我的日記，你知道那段時間我過得有多痛苦嗎？

謙毅：她是女生！

海因：有什麼差別嗎？

謙毅：那是在保護你。

海因：當然不是。

謙毅：就是。

海因：那是我第一次選擇去愛一個人。

謙毅：你才十六歲！

海因：你從來沒有當過十六歲的女生。

謙毅：高中生懂什麼是愛。

海因：那你就懂什麼是愛嗎？

(沉默，媽媽從廚房出來)

陌禾：怎麼啦，大過年的。

謙毅：她怪我們高中阻止她談戀愛。

海因：算了。

陌禾：小因，我們都是為了你好。

海因：我受夠這句話了！你們就只會用這句話來合理所有的不公平。

謙毅：我們哪裡不公平。

海因：你們知道甚麼是真正的為我好？

陌禾：你不要這樣跟爸爸說話。

謙毅：讓你吃好、用好、大學四年不用打工，這樣還不好？

海因：就是這樣才不好！

陌禾：小因。

海因：你們真的甚麼都不懂！

(海因轉身，準備要離開)

謙毅：你給我回來！

(海因停下來，背對謙毅)

你知道我們花了多少心血在養你？

海因：是我拜託你的嗎？

謙毅：你再說一次。

海因：我說，請問，我有拜託你養我嗎？

(停頓)

我越想越覺得倒楣耶，我到底為什麼要承受這些？

(沉默)

謙毅：我對你失望透了。

海因：太好了。*(停頓)*終於。

陌禾：甚麼意思。

海因：終於肯說實話了。

陌禾：怎麼會。

海因：你們真的很虛偽耶。

謙毅：薛海因！

陌禾：（安撫謙毅）沒事。

海因：你們早就覺得我爛透了不是嗎？真抱歉不能成為讓你們四處炫耀的驕傲女兒。

陌禾：我們沒有這樣想過。

海因：真噁心，這世界真他媽的噁心。

謙毅：薛海因！你麼可以講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！

（謙毅氣到發抖，舉起手準備打海因，陌禾制止他。）

海因：愛才不是你想像的那麼膚淺。

（停頓）

真正的愛是在遇到那個人的時候，自然而然的被吸引，而且無法控制的想要一直一直待在一起。那是對於那一個人的本身所產生的感情，很單純、沒有任何利益性的，跟性別一點關係也沒有。對我來說不是男生、女生，就只是那個人。

謙毅：你去哪裡學這些邪魔歪道？

海因：（大吼）你能不能聽我講完！

（沉默）

你們知道她對我來說有多特別嗎？你們什麼都不知道，你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…

（停頓）

我們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，一起讀書、一起吃飯，她永遠都很認真地聽我講話，永遠都可以理解我的矛盾和悲傷。

（停頓）

而且我可以很自在地跟她有親密的互動。

謙毅：你，現在在告訴我你是同性戀嗎？

海因：對我來說根本不是性別，男生或女生都可以，我在乎的只是是不是那個人。她是我的第一個女朋友，後來也交過男朋友，這沒有衝突。

（沉默）

陌禾：小因，其實媽媽真的不在乎這些。

海因：是嗎？那你到底在乎什麼？

陌禾：不管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想要做什麼職業，想要住在哪裡，我們都會支持你，真的，只要你快樂就好。

海因：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了！根本就是你們！這全都是你們的錯！就是你們把我養成這樣子的。

謙毅：是你自己不成材，少怪到我們頭上，你知道投資在你身上的錢夠我們環遊世界幾圈？

海因：對！我薛海因就是一顆爛草莓！但把我養成草莓的是你們！用你們的希望，你們自己完成不了的願望，築成一座溫室，然後徹底地把我慣壞。明明從小告訴我要勇於追求夢想，要築夢踏實，但現在突然告訴我，天啊，你怎麼這麼愚蠢，怎麼會不知道外面的現實世界狂風暴雨。

謙毅：因為想要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太不容易了。我們不想你受到傷害，所以在成長的時候，盡力的確保你的平安、快樂，讓你有勇氣去成為你自己想成為的樣子。

海因：但我一輩子都不可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！我早就不完整了！

陌禾：小因，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，爸和媽永遠是你的避風港。

海因：永遠？可是我從一開始就不是你們的孩子，我身上流的每一滴血都與你們無關。這個家裡真正愛我的人只有阿嬤！

（長沉默，海因轉身離開，進廚房。）

謙毅：我們是從哪裡開始做錯的？

（燈光轉換）

陌禾：我進去看看海因，也讓媽出來休息一下。

（謙毅仍然沒有回應，陌禾起身，緩緩地走出大門，下台。冷清清的客廳剩謙毅一人獨自坐著，他遲疑了一下，拿起阿公留在茶几上的普洱茶，重新沖了一壺。阿嬤從廚房出來，捶捶腰，走到沙發旁坐下。）

阿嬤：唉。*（察覺沒有回應，更大聲地嘆了一口氣）*唉。嫁進來也二十幾年囉，菜還切得亂七八糟，記不記得去年他切那個絲瓜，跟他說要縱切，沒想到他卻切成輪狀的，後來只好臨時改菜單，弄成絲瓜盅。

謙毅：誰？（停頓）今年也吃絲瓜盅啊！太好了！

阿嬤：（不耐煩）陌禾啦！

謙毅：喔，喔！對啊，二十幾年了，真快。

阿嬤：她喔，作為一個妻子完全不合格。

謙毅：又怎麼了？（嘆了一口氣）

阿嬤：拿菜刀跟拿鋤頭一樣，嚇死人。

謙毅：媽。

阿嬤：怎樣。

謙毅：你不要老是抱怨行不行，我聽得很煩。

阿嬤：對啦，就是連講一下不能講啦。

謙毅：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。

阿嬤：我是你媽！

謙毅：媽，我們現在已經跟你們那時候不一樣了。

阿嬤：對啊，當然是不一樣，怎麼比啊。倫常敗壞，我看那電視上，每天都在演，因為父母不給錢，小孩就回去放火燒全家，唉呦唉呦。

謙毅：你想太多了。

阿嬤：我就是不知道啦，現在的人，怎麼可以這麼理所當然，這麼隨便。日子過得這麼舒服，還挑三揀四，一點苦都不能吃。想當年，我十七歲嫁進薛家，一家大小二十幾張嘴，天還沒亮就起床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整天種田、煮飯、洗衣、做裁縫，半夜還要起來餵奶，還要去魚塢看看水車有沒有在轉.....

謙毅：陌禾現在每天上班一樣辛苦。

阿嬤：是啊，每天穿得漂漂亮亮，坐在辦公室吹冷氣，當然辛苦。

謙毅：媽。現在環境不一樣。

阿嬤：我在嫁到你們家之前是城裡的小姐耶，要不是當時看準薛家有好幾頃的魚塢，我哪裡會嫁到鄉下去。上門提親的時候，薛家答應讓我一輩子舒舒服服，絕不虧待，誰知道，他老爸竟然去給朋友作保，結果朋友倒帳連夜逃跑，家裡一夜之間傾家蕩產，你看看我怎麼這麼倒楣。

謙毅：我知道。

阿嬤：我甚麼都不會，全部重頭學，不只是家事裁縫，連調肥料、種樹抓蟲，樣樣都要會。你阿嬤對我有刻薄你知道嗎？我一句怨言都不敢說，以前我們都知道，嫁進去就是那家的人了，任勞任怨。那時候沒有分家，我跟你爸賺的所有錢都要拿給你阿公，你爸是長子，我們辛苦工作，拿錢去給你姑姑、叔叔們讀書。

謙毅：媽，我知道你以前很辛苦。

阿嬤：你看看嘛，陌禾現在這樣……

謙毅：媽，我真的不懂。你為什麼要複製你的痛苦。

阿嬤：什麼意思？

謙毅：如果你那麼痛恨阿嬤以前對待你的方式，為甚麼還要再施加在陌禾身上。

阿嬤：哪一個人不是這樣子過來的！

謙毅：錯的事情不會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就變成對的。

阿嬤：是她錯！她沒有盡到一個媳婦該有的義務。

謙毅：比如？

阿嬤：沒有照顧好家庭。

謙毅：我不這麼認為。

阿嬤：照顧的真好，家事都不願意做，還要每個星期花錢請打掃。

謙毅：媽，這只是她一個月薪水的二十分之一不到。

阿嬤：對對，懶惰的女人總是能有很多藉口。

謙毅：女生在職場上很能幹不是好事嗎？她可以有能力去做更高級的工作，當然不需要待在家裡，這是效益問題。

阿嬤：對啦，我就是沒有能力，才一輩子做這些低級工作。

謙毅：你理性一點行不行？

阿嬤：我就是看她不順眼。

謙毅：你希望大姊他們在娘家受這種氣嗎？將心比心。陌禾很努力了。

阿嬤：我是看不出來讓你跟小因吃自助餐當晚餐哪裡努力。

謙毅：一個星期也就一兩天，她已經很盡量早點回家煮晚餐。媽，她對你跟對爸那麼盡心盡力。她從小就沒有媽媽，所以把你當自己的母親，看到什麼好的，你喜歡的，總是第一個想到你。你身上穿的這件衣服不就是她陪你去百貨公司買的嗎？明明那時候高高興興……

阿嬤：（打斷）我對她怎麼不好了。

謙毅：你自己說呢？

阿嬤：我都只有私底下跟你說，在他面前我表現得很自然吧！

謙毅：妳以為她是傻子嗎？

阿嬤：她對我不也這樣？

謙毅：唉，我看你們這樣都覺得累。（嘆氣）都結婚這麼多年了，不能當作是自己的女兒嗎？

阿嬤：不是自己的女兒怎麼當自己的女兒。

(沉默)

謙毅：那大嫂呢？明明也不是你的女兒，怎麼就這麼偏心，你在大嫂面前總是堆著滿的笑容，也從來沒聽你抱怨過。

阿嬤：你大嫂又能工作，又會照顧家裡。

謙毅：陌禾一個月賺的錢，是大嫂的三倍不止，工作的性質也不一樣，怎麼能這樣比。

阿嬤：女人，家庭第一，傳宗接代才是最重要的。

(沉默)

謙毅：你知道我們有多努力，能試的方法都試了，西醫中醫，連民俗偏方也都嘗試了。

阿嬤：說不定她在騙你，只是因為自己以前不檢點，年輕的時候拿過孩子，身體壞光光才會一直流產。

謙毅：媽！

阿嬤：我只是說說！幹嘛那麼嚴肅。

謙毅：是我的問題！

(燈光轉換，陌禾出場，陌禾和謙毅對看，氣氛有點尷尬。)

阿嬤：怎麼了？

陌禾：剛剛海因跟他爸吵架了。

阿嬤：怎麼了呀？

陌禾：一些陳年舊帳。

阿嬤：現在沒事啦？

陌禾：嗯。

阿嬤：阿謙！你們到底吵什麼？

(沉默)

是因為那個嗎。

(沉默)

阿嬤：難免嘛，畢竟不是自己親生的父母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陌禾：我們對她視如己出。

阿嬤：不是自己的就不一樣。

謙毅：我們這二十幾年來，對海因比對自己親生的孩子還要好。

阿嬤：你又沒有親生的孩子。

謙毅：媽！在她還沒有發現之前，我們一家從來沒有任何問題。

阿嬤：沒想到這麼脆弱吧。

陌禾：你怎麼可以這樣講，這件事說到底其實是你的錯。

阿嬤：我的錯？我臨時要住院是我的錯？你怎麼敢說這種話？

陌禾：要不是你住院，海因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。

阿嬤：你會不會太不孝啊！

陌禾：醫生明明說檢查沒有問題，是你堅持要住院.....

謙毅：陌禾，不要太超過。媽怎麼可能會故意。

阿嬤：你自己看！當著你的面都敢這樣！把家裡當法庭啊，把我當犯人啊！你看看！我就說女人太伶牙俐齒不好，對媽媽都可以這樣沒大沒小.....

謙毅：好！了！

（沉默）

都是一家人。

（沉默）

不過，剛海因講的話，的確讓我醒悟了。我們的潛意識裡好像真的很怕對不起她。

陌禾：誰對不起誰？

謙毅：所以總是順著她、寵著她。

阿嬤：所以我沒說錯嘛，不是親生的就是不一樣。

謙毅：看看大哥。

阿嬤：干他甚麼事？

謙毅：他就是你跟爸寵壞的。

阿嬤：哪有！

謙毅：一個男人四十歲就不工作。

阿嬤：他是找不到工作。

謙毅：這只是藉口。

阿嬤：當然不是！

謙毅：是你們殺了他。

阿嬤：你在說甚麼瘋話。

謙毅：這是實話。

阿嬤：你比他優秀，當然不能理解我們用心良苦。

謙毅：你們把他害慘了。

阿嬤：不可能！

謙毅：我以前一直很不能諒解你們偏心，現在才突然覺得很慶幸。

阿嬤：我們這不叫偏心。

謙毅：以前每天下課，我都陪你做家庭代工到半夜，才能開始讀書，一天睡不到四個小時。大哥呢？你們從來不要求他。

阿嬤：他專心唸書，重考三年還考不上大學，你隨隨便便不就考上台大？

謙毅：那是因為我非常努力。

阿嬤：那是我生給你的。你大哥沒有你聰明，我們只能多幫幫他。

(沉默)

陌禾：不過，到底來說，能有人愛著，還是幸福吧。

(沉默)

阿嬤：你大哥快回來了。

陌禾：還有甚麼要弄的，我來，媽你休息一下吧。

阿嬤：你去看一下蛤蜊沙吐完了沒。

陌禾：煮湯？

阿嬤：炒絲瓜。

陌禾：好，我來弄吧，媽坐著吧，剛開完刀，久站不好。

阿嬤：把佛跳牆從冰箱裡面拿出來，倒到鍋子裡用小火熱著。

謙毅：陳記的？

阿嬤：今年換了新的一家，吃吃看。

謙毅：也好，我感覺去年吃陳記的，料少了好多，可惜了，這麼多年的老字號，陳伯伯在天上一定很難過，招牌都被兒子給拆了。

阿嬤：唉，很多都這樣，年輕的一輩自以為聰明。

謙毅：但有些東西，隨著時代潮流，改變也不一定全然是壞事。很多產業轉型成功的例子，阿春老家的芒果，被他們兩個孫子上網宣傳，現在訂單接都接不完。

陌禾：但聽說他們現在開始用化學肥料和催熟劑，已經不是以前那種自然熟成的有機芒果。

阿嬤：改一改，就四不像了，所以說不能忘本。

(陌禾剛進廚房，海因就從廚房出來了。)

阿嬤：海因！來，阿嬤先給你紅包。

海因：謝謝阿嬤！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。

阿嬤：發財發財，以後等你賺錢包好幾倍回來給阿嬤。

海因：當然囉！還要帶阿嬤去世界各地旅行。

阿嬤：阿嬤老了，走不動了。

海因：那我就陪阿嬤一步一步慢慢走，走到天涯海角。

阿嬤：阿嬤以後就靠你一個人了。

海因：當然！

阿嬤：還是生女兒貼心。

謙毅：我怎麼感受不到。

海因：爸。

(沉默，謙毅拍了拍海音的肩膀。)

阿嬤：(對廚房大喊)啊！陌禾！你絲瓜先不要切！會黑掉。先切薑，薑放在檯子上，要切細一點，有聽到嗎？

(廚房裡沒有回應)

陌禾，切東西要快狠準！擺好之後，刀子速度一定要快！切出來的菜才會漂亮！

(廚房裡還是沒有回應)

那阿嬤先進去忙了，今天晚上準備了好多你愛吃的菜。

海因：哇！

阿嬤：實在不放心你媽一個人在廚房。

(阿嬤慢慢起身，陌禾從廚房衝了出來)

陌禾：媽！我剛剛把妳放在灶台的絲瓜切開。

阿嬤：你怎麼切成這樣！今天炒這個，絲瓜要切成扇形的！啊你薑切好了嗎？絲瓜要最後再弄，不然等一下炒一炒很容易變黑，不好看。

陌禾：不是啦媽！

阿嬤：好好的絲瓜給你切成這樣，所以才說不放心你一個人在廚房。

陌禾：媽，你看！

謙毅：怎麼了？（湊過去看）

阿嬤：啊！

謙毅：哇！這不能吃了。

陌禾：纖維老得都可以當菜瓜布了。

謙毅：怎麼會這樣？

阿嬤：慘了，這條應該是你爸留下來要保種的。

海因：保種是什麼意思？

（沉默）

謙毅：爸一定會很傷心。

海因：沒關係啦阿嬤，你每年準備的菜那麼多，少一道不會怎麼樣。

阿嬤：唉.....我很久沒上去頂樓了，現在爬樓梯也不方便，前兩天想說要過年了，也該打掃一下。剛好看到這隻又長又大的絲瓜，還想說奇怪，你爸怎麼沒摘下來給我煮.....

海因：種子再買不就好了，到處都有賣，應該不難買吧。

謙毅：自己留下來的種子，一代傳一代，跟外面買的種子意義是不一樣的。

阿嬤：你阿公每年都要留一個長得最大最長的絲瓜保種用。

謙毅：這就是我們薛家的種子，薛家自己的絲瓜。

（沉默）

海因：難怪阿公種的絲瓜這麼好吃。

阿嬤：唉，可惜了，半生不熟。煮來吃太老，又不夠成熟能當種子。

（沉默）

謙毅：我記得五叔鄉下老家那邊是不是也有種，我明天去問問看，能不能給我們一些種子。

阿嬤：不用了。

（沉默）

阿嬤：今年本來就是最後一年種絲瓜了。

海因：為什麼？

阿嬤：隔壁兩棟大樓蓋起來之後，風都從我們家的這個缺口灌進來，絲瓜還沒長大被吹斷了，真的長大成熟的根本沒幾隻。

海因：真懷念。小的時候都會在頂樓的瓜棚下溜滑板車，小心避開垂下來的絲瓜，不能撞到頭。

阿嬤：什麼都沒有了。

陌禾：媽，沒事的。

阿嬤：原本這些種子是要熟成之後，好好保存，然後傳下去，看看從今往後的哪一年，你們能夠再一次用這些種子來種瓜。

海因：阿嬤，沒關係的，我們可以重新開始。

阿嬤：什麼都沒有了。

(沉默)

陌禾：爸呢？

謙毅：午睡啊！

陌禾：怎麼睡這麼久？

謙毅：有嗎？

陌禾：爸平常沒睡這麼久吧？

謙毅：他有出門嗎？

陌禾：沒有吧？我整個下午都沒看到他。

謙毅：我去看看。

陌禾：糟糕！廚房的火還開著！

(謙毅和陌禾從不同方向下台，阿嬤仍呆坐在沙發上，海因坐在阿嬤身旁，輕輕地靠著阿嬤。這時，電話突然鈴響，海因接起電話。)

海因：喂！

阿嬤：誰？

海因：阿伯喔……我是海因啊！

阿嬤：怎麼了？

海因：蛤？你們今天不能回來吃晚餐？為什麼？

阿嬤：不回來吃晚餐？

海因：怎麼會這樣？好，好，媽媽在廚房，我去叫她。

(海因把電話放下，一邊大喊一邊跑進廚房，阿嬤準備接起電話。)

謙毅：媽！爸在發高燒！我趕快帶他去醫院。

阿嬤：怎麼這麼突然？

謙毅：爸昨天被狗咬了一口，我剛剛看了他的傷口，比下午腫了兩倍，我怕是蜂窩性組織炎，我先帶他去醫院，等一下再連絡。

阿嬤：好……好！你快去！

(爸爸下場，海因跟媽媽從廚房跑了出來)

阿嬤：阿謙帶爸去掛急診。

陌禾：爸怎麼了？

阿嬤：不知道，說是突然發燒……啊！你先接電話。

陌禾：喂！大哥……喔……

(長長的沉默)

大哥……我現在聽起來，應該不可能是他殺，如果有遺書，還有針筒在地板上。

阿嬤：誰？什麼他殺！陌禾你不要嚇我！

陌禾：好……我等等幫忙聯絡一下……醫院那邊狀況怎麼樣？好，我現在過去……

(沉默，陌禾將電話掛斷。)

海因：*(異常冷靜的聲音)* 媽，小楷哥哥死了嗎？

阿嬤：你在亂講什麼！

陌禾：海因，媽現在要出門一趟。*(轉向阿嬤)* 媽，出了一點狀況，我們今天可能沒辦法吃年夜飯了。

海因：小楷死了嗎？

(沉默)

陌禾：媽媽先出門，回來再跟你說。

阿嬤：你在說什麼！小楷死了？陌禾！陌禾！是真的嗎？到底發生什麼事？

(沉默)

陌禾：他還在醫院。

阿嬤：什麼意思？你剛剛說什麼自殺、他殺，是小楷嗎，為什麼，為什麼他會這樣？

(沉默)

陌禾：媽，大哥現在回來的路上了，他等一下會自己跟你說.....

阿嬤：說什麼？怎麼可能！小楷不是早上還在醫院上班，好好的嗎？

(沉默)

海因：媽，是那樣的嗎？(停頓)其實我都知道喔。而且，阿嬤也知道。

(沉默)

陌禾：你說你知道什麼？

海因：我九歲的時候就知道了。

阿嬤：海因，這個不可以說。我們說好了，這個是我們三個人的祕密，不可以說，海因。

(沉默)

海因：九歲那年的暑假，阿公阿嬤還住在舊家的時候，我跟小楷每一天都待在一起，他教我寫作業，寫完了我們就一起玩。

阿嬤：海因！不可以！

海因：剛開始是手指...

阿嬤：海因，你知道這個說出來的後果會是甚麼，阿嬤怎麼告訴你的？

海因：我哭得很大聲。

(阿嬤摀住海音的嘴，不讓她繼續說。)

對，就像這樣，小楷也是這樣。

(阿嬤嚇到，彈開來)

那時候每一天下午五點，阿公會去隔壁找阿榮叔叔聊天，阿嬤會去魚塢巡視，看看水車有沒有正常運作。

(停頓)

他會帶我穿過晒衣場，然後到阿公放工具的儲藏室，那個時間，陽光都會從儲藏間的窗戶斜斜的照進來。他告訴我，他可以教我怎麼樣變得跟他一樣聰明，只要乖乖地聽他的話，所有的考試都可以考一百分，而且連最難的數學也可以喔！這是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的祕密，但他願意告訴我，因為我是他最喜歡的海因妹妹。只是過程可能會有點痛，但是這是很正常的，因為所有的成長都要歷經疼痛，只要我願意忍耐，就可以跟他一樣棒。

(停頓)

那一天，我穿的是桃紅色的 **snoopy** 短褲，他把我的褲子脫掉，再把我的小內褲也脫掉，褲子掉到地上，沾了好多灰塵。然後他輕輕的放了一根手指進去。我哭了，他摀住我的嘴巴，就像阿嬤剛剛那樣。我嗚嗚的哭，外面的水車也發出答答的聲音，嗚嗚、答答，跟時鐘的聲音很像，嗚嗚、答答、嗚嗚、答答。我跟他說我可不可以不要了，我覺得好痛，我沒想到會這麼不舒服，小楷很嚴厲的跟我說，小因你不可以這樣半途而廢。後來，他問我過年的時候阿公阿嬤包給我多少錢，我說兩千！每年都一樣，不過媽媽都幫我存起來了。他用另一隻手摸摸我的頭，跟我說，阿公阿嬤都給他一萬塊，他們都比較喜歡他，就是因為他的功課比我好。我一邊哭，一邊算，兩千、四千、六千、八千、一萬，哇！是我五年份的壓歲錢。

阿嬤：海因，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.....

海因：之後的每一天，下午五點，我們都會穿過晒衣場，到阿公放工具的儲藏間，做一些秘密訓練。剛開始幾次是手指，後來，他把他的東西放進來了...

(海因的聲音開始顫抖)

這一次跟第一次訓練的時候一樣，只是更痛了，超級無敵痛，我完全沒有辦法忍耐，所以我大聲地叫了出來，我跟他說我真的沒有辦法，就算紅包錢比較少也沒關係，就算數學考不及格也沒關係，我真的好痛。小楷很慌張，他緊緊地摀住我的嘴巴，我只好用力地咬了他，他很生氣，甩了我一巴掌，大吼，這才剛開始，連這個都沒有辦法忍耐，那你只能永遠這麼笨了。我大聲地尖叫，不斷的尖叫，然後，然後阿嬤就衝進來了。

阿嬤：我沒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

海因：(海因歇斯底里地尖叫) 好多好多好多的血沿著我的腿流了下來，熱熱的，黏黏的。

(長沉默)

陌禾：你為什麼.....從來沒有跟媽媽說過。

(長沉默)

海因：阿嬤跟我說這件事情如果跟別人說，就等於殺了小楷，而且我也會完蛋。

(停頓)

阿嬤說他很愛我，也很愛小楷，她不能讓她的孫子死掉。我一直哭，撕心裂肺的哭，阿嬤抱住我，她跟我說沒關係，每個女生都要長大，我只是提早長大了。我說，可是我的訓練失敗了，不能跟小楷哥哥一樣聰明了。阿嬤說沒關係，只要我不跟爸爸媽媽說，讓這個秘密只留在我們三個人心裡，從今以後，我什麼事情都找她就好，她會永遠永遠的保護我。

(長沉默)

陌禾：我不敢相信.....，

(長沉默)

陌禾：媽，你才是真正殺死小楷的人。

(停頓)

小楷有嚴重的性成癮問題，他高中的時候不只一次性侵班上女學生，我花了好多好多力氣才幫他和解。

阿嬤：我怎麼會知道.....我只是覺得這種事情要怎麼跟別人說.....我自己的孫子對另一個孫子做這樣的事.....而且他們兩個還是親兄妹。

海因：兩個月前，就在知道我其實是大伯寄養的小孩之後。小楷哥哥約了我出來，他跪在地上一直跟我磕頭道歉，他說他真的很對不起我，但那時候他就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，他每天都過得很痛苦，他每一天都很想死。

(停頓)

所以他是怎麼死的？剛剛聽到針筒，他有在吸毒嗎？

陌禾：現在還不清楚，他是在醫院的廁所裡被發現的。

(長沉默)

我先去一趟醫院。

(陌禾下場，剩下海因跟阿嬤在客廳，阿嬤仍然在啜泣，海因則非常冷靜，彷彿剛剛的一切都與他自身無關。)

海因：阿嬤，你不要難過了。

(停頓)

雖然感覺很奇怪，但這件事情好像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了。

(阿嬤回頭看了海因，又轉頭繼續放空的盯著前方。)

阿嬤：我什麼都沒有了。

海因：阿嬤，我也什麼都沒有了。

阿嬤：到底是從甚麼時後開始做錯的？

海因：阿嬤，我只有你了。

阿嬤：還有絲瓜.....

海因：阿嬤，真的沒關係了。

阿嬤：我怎麼這麼愚蠢。

海因：阿嬤。

阿嬤：是我毀了這個家。

海因：阿嬤，你是我在這個家裡最信任的人，因為你，我才可以好好的活下來的。

阿嬤：海因，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.....

(沉默)

海因：後來你不是跟我說，我不是爸爸媽媽的孩子，所以更不能讓爸爸媽媽知道，因為這樣他們就不要我了。(停頓)只是你忘記跟我說，原來我是大伯的孩子。

阿嬤：海因，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.....

海因：可是阿嬤你不一樣啊，你說不管怎麼樣你都會愛我，不是因為我是誰的孩子，是因為我是海因，對嗎？

(停頓)

海因：阿嬤，你知道，你跟我說我們都是一樣的，這句話給我多大的力量嗎？我身上流的就是阿嬤你的血，真正的血。

(海音舉起阿嬤的手，靠在自己的臉上)

海因：好溫暖。

阿嬤：海因，其實阿嬤說那句話的意思，不是這樣的。

海因：什麼？什麼叫不是這樣的？

(沉默)

阿嬤：阿嬤在騙你，阿嬤一直都在騙你。

海因：阿嬤，你在說什麼，我聽不懂。

(沉默)

阿嬤，你嚇到我了。

(長沉默)

阿嬤，你怎麼了，你還好嗎？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。

阿嬤：海因，阿嬤累了。

海因：我去倒水給你喝好不好。還是，阿嬤你哪裡不舒服，要不要吃藥，我去拿。

(海因起身，準備走進廚房)

阿嬤：阿嬤的爸爸有三個太太，家裡加起來總共有七個女兒了，我是家裡的第八個女兒，又是第二個太太生的，一生出來發現是女生，就連夜送掉了。

(海因坐回沙發上)

海因：阿嬤，我聽爸爸說你們家以前是不是很有錢。

阿嬤：有錢有什麼用，女生就是命賤。

海因：怎麼會，阿嬤你不是都說女兒最貼心。

阿嬤：貼心有什麼用，還不是被人欺負。*(停頓)*我養父養母的兒子，也對我做了那樣的事。

(沉默)

海音：阿嬤，沒關係，我以後一定為好好孝順你，你不要擔心。

阿嬤：海因，我們永遠都是沒有人要的孩子。

(阿嬤開始哭嚎。)

海因：阿嬤...阿嬤！

阿嬤：(阿嬤雙手扶助海音的臉，靠得很近)海因，阿嬤決定要跟你說實話了。

海因：阿嬤！你不要這樣！你真的嚇到我了。

阿嬤：阿嬤跟你說。

海因：阿嬤！

阿嬤：阿嬤一定要跟你說實話！

海因：你好奇怪！我不想聽！

阿嬤：阿嬤是故意要讓你知道你是大伯的孩子！

(長沉默)

海因：什麼意思？

阿嬤：阿嬤是故意的！

海因：阿嬤，我聽不懂你的意思。你先坐下來，你是不是累了，我們等一下再說好不好。

阿嬤：海因！你聽阿嬤說！

海因：阿嬤，你在說甚麼。你怎麼可能不是真心愛我。

阿嬤：因為阿嬤忌妒你，忌妒你為什麼可以跟爸爸媽媽這麼親近，所以阿嬤才故意要讓你知道！

海因：阿嬤，我不想聽了，我們明天再講好不好。

阿嬤：你剛剛不是想知道嗎，現在阿嬤全部都告訴你

海因：我不想知道！(雙手摀住耳朵)

阿嬤：海因！阿嬤對不起你。發生那件事情之後，我一方面很擔心你會像我一樣很可憐，所以很努力地要對你好，盡量的疼你，盡量的滿足你，想讓你知道，沒有親生的爸爸媽媽也沒有關係，你有阿嬤。但是，我看著你跟爸爸媽媽那麼幸福，阿嬤突然覺得很恐懼，也很嫉妒你，為什麼我們都是沒有人要的孩子，你卻可以這麼快樂，所以.....所以.....

海因：所以，你才故意裝病，而且指定要我一定要幫你拿那件放在五斗櫃最上層的襯衫。

阿嬤：因為裡面包著你的領養證明。

(海因開始渾身顫抖，阿嬤試圖要抱住海因，但海因掙脫了，他看阿嬤的眼神，充滿了恐懼。)

阿嬤：對不起，海因，我真的好後悔，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想的，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.....是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的爸爸媽媽，是我毀了小楷，是我故意找你媽媽麻煩，是我把絲瓜摘下來的，是我.....都是我殺了這個家。

(阿嬤抓著海因，不停地磕頭道歉。海因彷彿在另一個時空，完全聽不見，也看不見眼前的一切，用木然空洞的眼神直視著前方，像一具沒有生命氣息的屍體。)

阿嬤：阿嬤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，你原諒阿嬤好不好.....好不好.....

(停頓)

海因，你不要不說話，海因.....

海因：我好冷。

(海因渾身顫抖，剛開始從嘴唇，後來越來越劇烈，全身都在發抖。)

阿嬤：海因.....

海因：好冷.....從來沒有這麼冷過。

(海因持續顫抖，阿嬤拿起沙發上的毯子，包在海因身上。)

阿嬤：海因，對不起.....

(海因突然不發抖了，她抬頭，以一種能看盡黑洞似的絕望眼神，看穿阿嬤。)

阿嬤：海因.....你說說話，罵阿嬤也沒有關係，用力罵.....不然你打阿嬤，來，用力打阿嬤.....

(阿嬤抓著海因的手，用力地打自己的臉頰)

不要這樣看阿嬤好不好.....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.....

(海因突然的起身，毯子從身上滑了下去，完全無視於哭倒在身旁的阿嬤，她就像被操控的機器人，面無表情地轉身，頭也不回的走向大門，離場。)

(場上剩下阿嬤一人，歇斯底里的哭嚎。)

(燈慢慢地收掉。)

—全劇終—